

·题跋整理研究·

张绍仁、黄丕烈书籍交往初探*

——以静嘉堂藏《秘册汇函》张绍仁手校题跋为中心

刘 斯 伦

内容摘要:学界以往有关张绍仁的介绍,材料多出自黄丕烈跋文,涉及其人亦往往是黄氏研究之附,本文则从张绍仁视角出发来观察两家往来。现藏静嘉堂文库的张绍仁旧藏《秘册汇函》所收书中,有七种经其手校并题跋,而这些跋文都可以在黄丕烈跋文中找到相呼应的内容。通过对比两家题跋,可以对张绍仁校勘所用底本的来源有更清晰的认识,了解更多二人在这一时期交游中的细节,并由此重现围绕此书展开的典籍流通、校勘网络。

关键词:张绍仁 黄丕烈 静嘉堂文库 《秘册汇函》 题跋

黄丕烈晚年,生平挚友顾之逵、袁廷桢、周锡瓚先后离世,其跋文中颇见知交零落之慨,而此后与之过从甚密者,首推张绍仁^①。二人交游大约始于嘉庆十九年(1814)^②前后,此后书通有无、互订疑议,往来种种,俱详载于黄氏题跋之中。然而以堯翁声名之赫,张绍仁事迹不免为其荫蔽,后世对其了解大抵出自黄丕烈跋文,学界涉及其人亦往往是黄氏研究之附。本文尝试以张绍仁为中心,从张绍仁跋文出发来观察二人交游,以期获得全新视角,发现更多细节。

* 本文调查得到 Keio University Doctorate Student Grant-in-Aid Program 资助。

①黄丕烈《〈石湖志略·文略〉明刊本跋》曰:“吴中藏书家余所及见而得友之者,首推香岩周氏,其顾氏抱冲、袁氏绶阶皆与余同时……今抱冲歿已二十余年,绶阶歿亦数年,香岩歿亦百日外矣,感何如之!犹幸近年复友张君切庵,虽宋元版刻不甚储蓄,而名校旧刊时一收之,又肯踵互相评鹭允易之事,故知交中最为莫逆焉。”(余鸣鸿、占旭东点校:《黄丕烈藏书题跋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146页)

②其年张绍仁收得旧抄本《庆湖遗老集》后半,恰黄丕烈此前得此书前半于陈鱣处,因以相赠,使成延津之合。黄氏有跋云:“顷张君切庵颇与余同嗜,近亦以余所为兼收并蓄、竹头木屑之说为是……余乐切庵之与余同心,而并乐切庵之坚信余说,有此奇遇,可以鼓兴弗衰,藏书家不又得一人邪?”此书为陆心源旧物,今归静嘉堂,上引据黄氏手跋。

现藏日本静嘉堂文库明胡震亨刻本《秘册汇函》^①，系张绍仁读异斋、陆心源十万卷楼递藏，丛书内有七种经张绍仁通篇校勘并各撰跋文。且张氏所记每与黄丕烈题跋相合，足见二家交游之实态，故试加标点，略为整理，冀有益于学林云。

一、张绍仁手校本《秘册汇函》及其著录情况

1. 张绍仁与《秘册汇函》

张绍仁，字学安，号切庵，一号巽夫，长洲人。清嘉庆间校勘学家、藏书家。与黄丕烈亲善，黄丕烈称赞“切庵校书心到眼到手到，在朋好中无出其右，故其书俱善”（《西溪丛语》野竹斋旧藏旧抄本跋）^②。又曰：“同好如张君切庵，虽交不过十年，而爱书之专，校书之勤，余自愧不及，故敝藏多有借去手校者。”（《辛稼轩长短句》校元本跋）^③

《秘册汇函》，明万历末年^④海盐胡震亨与同乡好友沈士龙、姚士粦等编纂。左右双边，半叶9行18字，内框尺寸19.1×13.3cm，白口，上单白鱼尾，书名及卷数记于鱼尾下，版心下间有刻工名或字数。收书22种143卷，计为：《易传李氏集解》十卷附录《郑康成注》一卷、《於陵子》一卷、《齐民要术》十卷、《山海经图赞》二卷《补遗》一卷、《数术记遗》一卷、《搜神记》二十卷、《搜神后记》十卷、《佛国记》一卷、《泉志》十五卷、《道德指归论》六卷、《汉杂事秘辛》一卷、《周髀算经》二卷《音义》一卷、《录异记》八卷、《益部方物略记》一卷、《铜剑赞》一卷、《灵宝真灵位业图》一卷、《周氏冥通记》四卷、《大唐创业起居注》三卷、《岁华纪丽》四卷、《东京梦华录》十卷、《异苑》十卷、《南唐书》十八卷《音释》一卷^⑤。

胡震亨书前序云“……抄书旧有百函，今刻其论序已定者，导夫先路，续而

①函架番号：十万卷楼-十八函-五十六架。

②《“国立”中央图书馆善本题跋真迹》，“国立”中央图书馆，1982年，第1402页。

③《黄丕烈藏书题跋集》，第649页。

④《秘册汇函》所收诸书序跋，以《异苑》胡震亨题辞最早，写作于万历己亥（1599）；最晚者成于癸卯（1603），即《易传附录》序、《於陵子》赵开美跋、《泉志》徐象梅跋、《汉杂事秘辛》胡震亨跋，书前沈士龙、胡震亨、孙震卿三人共署的《刻〈秘册汇函〉引》亦成于此年。知全书编纂大约集中在此期间。

⑤《中国丛书综录》析《易传李氏集解》附录为单独两种，作“《周易郑康成注》一卷（汉）郑玄撰（宋）王应麟辑，《易解附录》一卷（明）胡震亨辑”（中华书局，1959，第一册，第45页），故全书计二十四种，《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丛部》与之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第223页）。然检原书《郑康成注》内题作“易解附录/汉郑玄康成注 明胡震亨孝轅辑补”，两家姓名并在一卷之下。又由卷前胡震亨序及卷后姚士粦跋可知，此附录乃胡震亨汇集王应麟《周易郑康成注》中未见于李鼎祚集解之条目而成，实非更作一书。且此卷既题曰“附录”，似不宜分举，故本文以同为一种计之。苏晓君《毛晋与汲古阁刻书考略》据《中国丛书综录》、《善本书目》以为国图所藏为残本，缺《易解郑康成注》一种（《中国典籍与文化》2006年第3期，第49-57页），误。又《善本书目》载《周氏冥通记》三卷，误。

广之,未见其止”^①,则此书刻板之初原计划嗣后陆续增刊,并未有固定规模。然今所见原书两部并诸家书目皆仅二十二种^②,似直至天启元年(1621)板烬于火^③,其间未尝增补,此后残板又为毛晋购去,续刊之说大约终于不了了之。

2. 张绍仁校本《秘册汇函》的著录情况

今所见静嘉堂文库藏本,书中《易传》、《齐民要术》、《道德指归论》、《大唐创业起居注》、《岁华纪丽》、《东京梦华录》、《南唐书》7种经张绍仁通篇校勘,并各有题跋。

此本后归陆心源皕宋楼,张氏跋文除去《东京梦华录》、《南唐书》二者,其余5种见于《皕宋楼藏书志》^④,而没有跋文的17种则不见著录^⑤。《皕宋楼藏书志》中著录以皕宋楼所蓄宋元版为主,对于十万卷楼藏书多有取舍。此书或即以明末丛书故,仅取张绍仁手校五种著录。皕宋楼藏书东渡后,河田熏编纂《静嘉堂秘籍志》一仍《皕宋楼藏书志》体例,四部外并未单设丛部,且著录全依《皕宋楼藏书志》旧文,而于有跋文的5种均无载;又将书目中散列之丛书零种误作为单行本,并认为这些书静嘉堂文库接收之时既已不存,如其于“劳格校宋本《齐民要术》”条下小字注云“有张绍仁校本,今佚”^⑥,足见其对传统目录学中的丛书著录方法实不甚了然。此后,该书深藏海外,国内则无从得见。

二、张绍仁题跋整理

现将张绍仁题跋整理如下^⑦:

1. 《易传李氏集解》十卷附录《郑康成注》一卷

复见朱睦㮮刻本,大致与影宋本多合,间有异/者,记于上方以待考

①胡震亨:《刻秘册汇函引》,《秘册汇函》,明万历间胡震亨刻本。

②笔者所见原书除静嘉堂藏本外,另参照有东洋文库所藏一本。检书号:XI-3-A-e-17。冉旭《〈秘册彙函〉考》考证,《秘册彙函》初刻刊行后,沈士龙曾于万历丙午单独主持增刊了《纬略》一种(《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4年五月第3期,页31至36)。沈士龙刻本《纬略》日本国立公文书馆有藏(子71-11),尺寸、行款一如《秘册彙函》,但版心作黑鱼尾。《秘册彙函》各书卷首校订姓名涉及沈士龙者皆作“明沈士龙胡震亨同校”,而此书单作“明秀水沈士龙校”,前后亦不见序跋,似全书与胡震亨无涉。冉旭认为,胡震亨“或时已赴赴京谒选,自不复预编校事矣”。此书是否可断为《秘册彙函》增编,今姑存疑。

③《津逮秘书》毛晋序称,“友胡孝辕氏复以《秘册》二十馀函相属,惜半烬于辛酉玉林之火”。

④《易传》题跋见《皕宋楼藏书志》(清光绪八年十万卷楼刊本)卷一,叶三;《齐民要术》题跋见卷四十二,叶十八;《道德指归论》题跋见卷六十六,叶一;《大唐创业起居注》题跋见卷二十,叶一;《岁华纪丽》题跋见卷二十九,叶一。书中所载跋文与张氏原文有文字出入,本文引用俱以张氏手跋为准。

⑤《皕宋楼藏书志》卷三四载“明刊本”《益部方物略记》,今不见于静嘉堂文库诸目,当已佚。是否即此《秘册汇函》本,已不可考。

⑥河田熏:《静嘉堂秘籍志》卷二十三,静嘉堂文库,1919年,第35页。

⑦“/”标明原文之换行处。

焉。切庵。《易解》卷十末)

此《易传李氏集解》十卷,次第虽不缪于古本,但其中之舛错脱讹几不可读。黄荛翁近从海宁陈君仲鱼借来汲古阁毛襄华伯影宋/大字本,余因从荛翁转假,以校此本。影宋本/后有王氏《略例》,胡刻所无,别校于程荣本上。/时适感冒风寒,力疾钞补缺失,虽自嗤其痴,然使天壤间多一善本流传,庶不为虚费日/力也乎?嘉庆丙子季冬张绍仁记。(后序末郑康成注序前,钤“绍仁”朱文长方印、“切/盒”白文方印)

2. 齐民要术十卷

近见嘉靖时刻《齐民要术》,即钱遵王《读书敏求记》所云/之湖湘间刻本也。脱落舛讹、空格墨钉,悉与此同。始知胡/孝辕本即从此出,惟改其行款耳。湖湘本每叶二十/行每行十七字(本句小字双行)。数年/前我友黄荛翁购得一校本,首叶简端记有宋本行款,/中间正讹补脱甚多,至第七卷之半“作秦州春酒法”/一段止,已后未校。不知出于谁氏之手。或所据残缺之/本欤?或有故而中辍欤?惜未详记其原委也。兹从黄君/借归,手临于此本。忆《农桑辑要》中多引《要术》,因取以参/对,校本所补脱落一一具在,盖信此校本之可宝也。覆/勘毕而爰记其缘起云。道光新元三月十九日书于仁/寿里之读异斋。切庵张绍仁。(后序前,钤“张印/绍仁”白文方印、“切/盒”朱文方印、“长宜/子孙”朱文方印)

3. 道德指归论六卷

嘉兴刻道德指归,是吾邑赵玄度本,后从钱功甫得乃翁/叔宝钞本,自七卷讹十三卷,前有总序,后有“人之饥也”至“信言不美”四章,与总序合,其中为刻本所阙落者尤/多。焦弱侯辑《老氏翼》亦未见此本,良可宝也。但未/知与道藏本有异同否。绛云余烬乱帙中得之,/属尊王遣人缮写成善本,更参订之。(以下双行)辛丑除夕/牧翁记。

乱帙中简出《道德指归》,耑人驰去。此夕将此/残书商榷,良可一卢胡也。诸俟献岁面尽。/谦益再拜。(钞补卷十三后)

以上为张绍仁过录钱谦益跋两则^①,次叶有张绍仁跋两则:

此书脱佚缪误,苦无善本久矣。偶阅黄荛翁《所见古书录》内有此/种,列在甲编,春日借观,亦是胡氏所刻,从绛云楼烬馀本补钞经文前序,/末卷并谷神子注。前年复见东涧手跋元本,荛翁又从对校,意必尽善矣。/及读之,则错讹脱失,仍复不少。钱跋中有未知《道藏》本如何之语,因/知此老亦未见《道藏》本之真面目也。然世间《道藏》少于释典,近地/廊/圆妙观中有之,遂向道士借阅,托以检寻无有为辞,靳而不与。今展/转浼乡先达之显者往取而始得见,羽流俗物,固不足较,而善本之难/得罕觐也如是,后人

^①钱跋两则当系从黄丕烈藏本转录,而黄藏本钱跋同属过录。钱曾手校、钱谦益题跋之本亦为《秘册汇函》本,今在台湾“国立”中央图书馆,书影见《“国立”中央图书馆善本题跋真迹》(第1811页)。

其毋忽视之。时适将为儿子完婚,拨冗竭三日/之力雠勘再过,正误补阙,疑团顿释,心目豁然,快何如之。当写一/清本读之,庶几尽善尽美也。姑志以俟将来云。/道光三年九月十九日书于仁寿里读异斋,切菴张绍仁。(钤“巽翁”朱文方印)

昨岁校补成此本,字细行密,参错于上下两旁,/朱墨禁如,不易猝读。欲倩人录一清本,视之,皆/畏难而退。今夏酷热,甚于往年,孱躯畏暑,不出/户庭。昼长多暇,乃奋勉手钞,今日告成,前愿得/遂,益信凡事皆当僂俛力行,自然得成落。因循/懈倦,而致废弛,貽误一生者往往而然也。可不/戒慎乎?写竟书此,以示儿辈。/甲申闰七月初七日巽翁识。(钤“绍仁/之印”朱文方印、“我实/幽居士”白文长方印)

4. 大唐创业起居注三卷

切庵藏《秘册汇函》本,余借之,与旧钞本/勘一过,中有佳处。切庵属校于上。复翁。(卷三末,朱笔,钤“丕烈”朱文连珠印)

嘉庆乙亥孟春廿又九日,借黄复翁二丈藏旧钞本,/补写阙叶,重校一过,又正十余字。绍仁。(前条后,钤“张/学安”朱文方印、“切/菴”白文方印)

5. 岁华纪丽四卷

《岁华纪丽》,余家旧藏有明人钞本,取以对勘一过,此本尚无/大差谬处。补录前后序跋,遂成完璧。《汇函》各种,每多脱讹,/则此书尚为其中之佳本也。切庵居士记。(卷四末,钤“张氏/学安”朱文方印、“读异/斋”白文方印)

6. 东京梦华录十卷

黄菴翁所蓄《梦华录》乃东城顾桐井家旧物,大版细字,楮/墨精好,装潢古雅,为元刻佳品,中有“顾元庆”、“大有”、“夷白斋”/诸印。久之,未遑借校。乙亥季冬,被有力者购去,为之惋惜/而已。近黄君以篋中所存钞本不可尽信,复借元刻校阅。/余诣百宋一廛,见在案头,欲得一观,适逢菴翁将送子若/孙等玉峰赴试,亟欲归还今之物主。余思失此机缘,恐不/能再觐矣。因请略稽数时,遂即持回,竭半日之力校于此/本,并录赵师侠跋一首。衰病目昏,勉力为之,后人见者,当/叹其勤耶?或笑其痴耶?道光癸未二月廿四清明节日,/书于乘鲤坊巷之读异斋。切庵张绍仁。(全书末,钤“张/学安”朱文方印、“百药/难治/书史淫”白文方印)

7. 南唐书十八卷音释一卷

嘉庆乙亥四月,以姚舜咨、钱叔宝、钱遵王三家/钞本参校于读异斋。切庵张绍仁记。(卷十八尾题前,钤“切/菴”白文方印、“学安/手校”朱文方印)

三、与黄丕烈题跋的互证及分析

张绍仁旧藏及手跋传世较少,有关其人的专门研究更是寥寥无几。作为黄丕烈晚年交游较多的友人,此前学界涉及到张绍仁主要都是作为黄丕烈研究的附庸,从黄跋中搜罗线索进而勾勒人物生平。而此《秘册汇函》集中了七

篇张绍仁题跋,并几乎都与黄丕烈相关,故而藉由此书可以获得一个难能可贵的、从张绍仁的视角出发来考察二人交游的机会。

1. 黄丕烈相关题跋与两家所用校本

张绍仁所记跋文七种中,有六种可在黄丕烈藏书题跋中得到印证,今摘取黄题相应之处,并分析两家所用校本如下:

跋毛裱影宋钞本《易传李氏集解》曰:

乃毛裱华伯所藏影宋钞本又为十卷……^①

按,黄丕烈以朱陆櫟刻本校,张绍仁以毛裱影宋钞本、朱陆櫟刻本校。

跋《秘册汇函》本《齐民要术》曰:

此校本不知谁人手笔,开端载有宋本行款并于细书夹注误为大字正文之处亦经校出,版刻无字处间有填补,一似真见宋本者,惜未详纪原委。其所校朱笔讫于卷七《笨曲酒饼》第六十六条“作秦州春酒曲法”一段止,亦并未言所据残缺,岂无端而辍笔欤?此不可得而知也。(庚辰三月二日)^②

按,黄丕烈以嘉靖湖湘间刻本校,张绍仁以嘉靖湖湘间刻本、黄丕烈藏校《秘册汇函》本校。

跋《秘册汇函》本《道德指归论》曰:

于丛残中检得严君平《道德指归论》,系钱东涧手跋本,内黏附与尊王札一条,想经尊王缮写既成而倩东涧跋之以原札附入之本也。(嘉庆甲戌秋重阳日)^③

道光癸未张切庵从余借此本临校,颇以此本脱讹尚多,即余复校钱跋本亦未尽善,思得《道藏》本校一过方惬所愿,亲往天庆观借之,含糊答应,竟以未有为词。此言入于吾耳。余连年入夏病暑,诸事不适,视书籍如仇,矧校勘邪?故切庵之请久无以应,交秋,精神渐复……遂从观中借得《道藏》本手校,自十四至十六午时毕,其覆校则全赖切庵之眼明手快也。(道光癸未九月十六日)^④

道光癸未重阳后五日以天庆观借《道藏》本覆是定本。(道光癸未重阳后五日)^⑤

所以东涧于此本钱叔宝者已为可宝,而犹留一《道藏》本在想望未见之中,是真知书者。今余何幸而所见胜于东涧。东涧当日有遵王互相商榷,引为同调,而余适有切庵借校,因思《道藏》之本,余能遂切庵之愿,且切庵又能补余校之漏,可见爱书者尤不可不爱友也。九月下澣五日,切庵

①《黄丕烈藏书题跋集》,第862页。

②《国立中央图书馆善本题跋真迹》,第1131页。

③《自庄严堪善本书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年,第915页。

④《自庄严堪善本书影》,第915页。

⑤《国立中央图书馆善本题跋真迹》,第1817页。

补校疏略讫,拣还,复书此以志。(九月下泮五日)^①

按,黄丕烈、张绍仁均以钱谦益手跋《秘册汇函》本(钱曾据钱叔宝钞本校)、《道藏》本校。

跋《秘册汇函》本《大唐创业起居注》曰:

甲戌秋,校此《大唐创业起居注》,用旧钞本,因案无副本,借张切庵藏《秘册汇函》本校之,殊草草也……(乙亥端阳后十日)^②

又跋张绍仁藏《秘册汇函》本《大唐创业起居注》曰:

切庵藏《秘册汇函》本,余借之与旧钞本勘一过,中有佳处。

按,黄丕烈以家藏旧抄本、张绍仁藏《秘册汇函》本校,张绍仁以黄丕烈藏旧抄本校。

跋元刻本《幽兰居士东京梦华录》曰:

此《幽兰居士东京梦华录》,东城顾桐井家藏书也,因顾质于张,余以白金二十四两从张处赎得。装潢精妙,楮墨古雅,板大而字细,人皆以为宋刻……(嘉庆庚申润四月芒种后三日)^③

是书已归艺芸书舍,前因匆促未获录副,且有毛氏汲古旧藏抄本在,似与此本微异而抄本又有吴枚庵临校宋本在其上,顾去此而留彼……(道光癸未仲春)^④

按,黄丕烈以汲古阁旧藏抄本(有吴翌凤校语)、明弘治甲子刻本校,张绍仁以黄丕烈、汪士钟递藏元刻本《幽兰居士东京梦华录》、汲古阁旧藏抄本(有吴翌凤校语)校。

跋汲古阁刊《陆放翁全集》本《南唐书》曰:

乙丑冬日得陆敕先手校钱遵王抄本,复取此参一过……(乙丑冬日)^⑤

丁卯岁收得穴研斋钞本,卷末一叶格旁有“虞山钱遵王藏书”七字一行,审是遵王手书,则陆取校者必此书矣……张切庵、吴枚庵各借此临校……(乙亥五月二日)^⑥

按,黄丕烈以陆典贻校本二种(一据钱谷钞本校、一据钱曾藏穴研斋钞本校)、钱曾藏穴研斋钞本校,张绍仁以黄丕烈藏顾广圻过录陆典贻校语本校。

纵观张黄二人跋语可知,围绕《秘册汇函》的校勘活动自嘉庆二十年(1815)始,一直持续到了道光三年(1823)。在这段时间内,围绕同一部书密集书写的多则题跋,无疑能够呈现藏书家在此期间较为清晰、生动的交游轨迹。若将此过程中所涉及到的藏书家、校勘学家逐一联系起来,以书籍在历代藏家

①《自庄严堪善本书影》,第914页。

②《黄丕烈藏书题跋集》,第61页。

③嘉堂文库影印本,1941年。

④嘉堂文库影印本,1941年。

⑤《“国立”中央图书馆善本题跋真迹》,第397页。

⑥《“国立”中央图书馆善本题跋真迹》,第398页。

之间的递藏脉络为经,各书版本在同一时期藏书家之间的平行传播为维,则可形成一张纵向上起于钱谷下迄于陆心源,横向上串联起嘉道之间包括吴翌凤、顾之逵、袁廷桢在内的整个苏州地区藏书家的网络。

2.《南唐书》的校勘与传播网络

张绍仁校对诸书中,以《南唐书》牵涉到的人物最广、时间最长,今即由此展开,尝试逐步还原隐藏在其后的藏书、校勘脉络:

(1)《南唐书》的三个抄本

黄丕烈藏书之中,陆游《南唐书》至少存在三个不同的本子,而这三个本子又分属钱谷抄本和钱曾藏穴研斋抄本两个系统,并都经过陆典贻校对。其中陆典贻据钱谷抄本校正者乃顾之逵藏书,底本为汲古阁刻本(下称“陆校本一”)。嘉庆四年(1799)顾广圻借出陆校本一,转录陆典贻校语于自己所藏的汲古阁刻本之上^①。随后该顾广圻过录陆典贻校语本被易与黄丕烈。至嘉庆十年,黄丕烈又收得张位青芝山堂旧藏汲古阁刻《南唐书》,该本同样经过陆典贻校勘(下称“陆校本二”)^②,所据乃“钱曾抄本”。黄丕烈取顾广圻过录陆典贻校语本与陆校本二相对校,认为“钱遵王抄本较善也”。嘉庆十二年,黄丕烈获穴研斋抄本《南唐书》,“卷末一叶格旁有‘虞山钱遵王藏书’七字一行,审是遵王手书”,方知陆校本二所据“钱曾抄本”实是钱曾旧藏穴研斋抄本。嘉庆二十年,黄丕烈将据陆校本二校对过的顾广圻过录陆典贻校语本借给友人张绍仁和吴翊凤。

除了上述钱谷抄本及钱曾藏穴研斋抄本外,张绍仁在题跋中还提到了“姚舜咨钞本”。虽然该本黄丕烈、顾广圻的跋文中都未曾涉及,但实际上姚咨钞本作为《南唐书》的第三个传抄本,同样在顾、黄二人的校勘中发挥了直接作用。陆游之《南唐书》,静嘉堂文库另藏有一明胡震亨刻本^③,经王闻远、袁廷桢、郁松年、陆心源递藏,王闻远、顾广圻手校并题跋。王闻远跋在卷八末空白处,“雍正岁戊申阳月念又五日,借孙氏所藏姚舜咨依宋槧钞本校/讎于采莲泾之孝慈堂。灌稼邨翁王闻远叔子识。时年六十有六。”又卷十八末尾题前空行处记“雍正岁戊申阳月念又八日,借孙氏所藏姚圣咨依宋槧钞/本校讎于采莲泾之孝慈堂。灌稼邨翁王闻远叔子识。”由此可知王闻远校勘使用的即是姚咨抄本。顾广圻跋在音释卷后空白处,曰:“家兄抱冲藏陆敕先用钱磬室手钞校汲古阁/刻本,与此大略相同,其足以补正此本者悉识于/行间……今本之误,殆不可解,藉陆校而始/明,故特表而出之。嘉庆己未从绶阶二兄借读并/记。顾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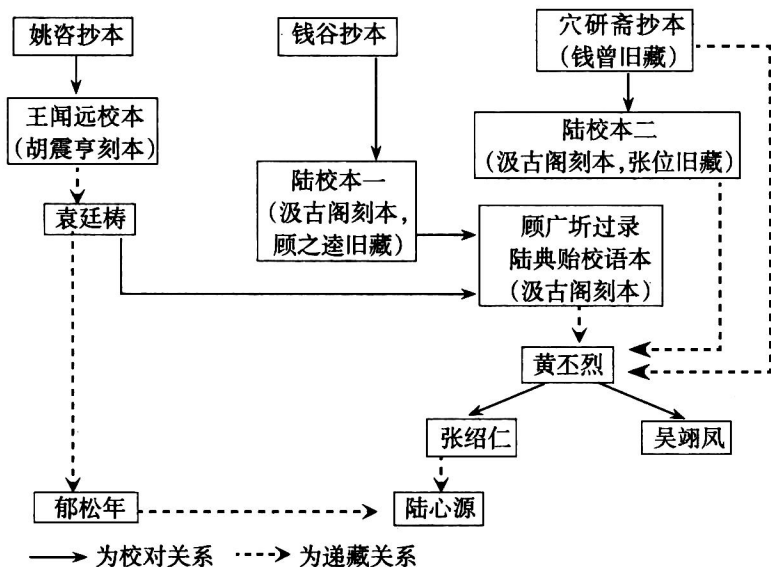
①顾广圻过录陆典贻校语本后归海源阁,现藏台湾“国立”中央图书馆。

②此本后为铁琴铜剑楼所得,今在国家图书馆。

③函架番号:十万卷楼-九函-四十八架。此刻与《秘册汇函》本行款、版式、分卷俱同,书前亦有胡震亨、沈士龙二氏题辞,但却并非一版。此本用白棉纸,所见《秘册汇函》二种皆为竹纸;此本刻字较《秘册》本为精,《秘册》本字体为长方体字而此本更接近仿宋体;此本刊刻质量更高,讹字远较《秘册》本为少。是以此本当为《秘册汇函》之外的一个单行本。

圻。”^①顾广圻的这条跋文是将三个抄本联系起来的 key 一环。据顾跋所云,嘉庆四年顾广圻从顾之逵处借出陆校本一后,并不仅仅是单纯过录校语而已,他还同时从袁廷桢处借得王闻远据姚咨抄本校对者进行了对勘^②。也就是说,最终顾广圻易与黄丕烈的本子上,汇集了校勘钱谷抄本及姚咨抄本的成果,张绍仁跋语中所谓“姚舜咨抄本”应该就源于此。

以上叙述看起来相当复杂,若将之整理为图表则可更清晰的看出其间脉络:



上图仅以《南唐书》一书为例即可描绘出一张覆盖面积相当广泛的网络,而处在网络中心的正是黄丕烈。前人旧藏悉数归入黄氏筐中,又经由此成为后世学者校勘之底本。这样的结构也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黄丕烈在藏书史中的地位及其对于校勘学的贡献。

(2) 黄丕烈题跋中的时间信息

黄丕烈藏书中题跋少者二三则,多者可至十数则。将书借出前以及友人归还后追记跋文可以说是黄丕烈题跋的一个特点。就此《秘册汇函》中所见而言,《齐民要术》首次题跋时间在“庚辰(1820)二月二日”,后一条记于次年三月三日,而张绍仁校完此书题写跋文是在道光元年(1821)的三月十九日,可知黄丕烈第二条跋文当是写于将书取出借与张绍仁之时。又如《道德指归论》,张

①本文所录据手跋。亦可参见《皕宋楼藏书志》卷二八,叶十八至二十。

②陆心源《仪顾堂题跋》卷四《影宋本陆氏南唐书跋》载有“影宋本陆氏南唐书,姚舜咨旧藏”(《清人书目题跋丛刊二》,中华书局,1990年,第49页),傅增湘据此认为姚咨抄本后亦归陆心源而今在静嘉堂(《藏园群书题记》卷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102页)。然静嘉堂实无此本。严佐之认为《仪顾堂题跋》中所涉书籍并非全属陆氏收藏,有部分是得其经眼而书跋者(《皕宋楼藏书志》和《仪顾堂题跋》,《近三百年古籍目录举要》,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60页)。此书或即其类也。

绍仁完成与《道藏》本的对校是在道光三年(1823)九月十九日,而此书黄跋的最后一则记于九月二十五日,根据题跋内容,张绍仁在校勘自己藏书之外,也对黄丕烈藏本进行了覆校,黄丕烈的跋文正是记在覆校完成之日。

了解了黄丕烈题跋的这一特点后再看《南唐书》中跋文,即可发现一处隐藏着的细节。张绍仁于完成《南唐书》校对后题跋云,“以姚舜咨、钱叔宝、钱遵王三家钞本参校于读异斋”,所据即是上文提到的汇聚了三个抄本校勘成果的顾广圻过录陆典贻校语本。张绍仁此条跋文写于嘉庆二十年(1815)四月,而黄丕烈记于同年五月二日的跋文却有这样一段内容:“张切庵、吴枚庵各借此临校,余记忆不清,谓已从遵王之原本手校一过,今出穴研斋抄本证之,知未校过也。恐疑误良友,书此自讼。”^①如此看来,张绍仁、吴翌凤向黄丕烈借校时想必以为此本已从穴研斋抄本订正过,然而事实上却并非如此,黄丕烈直到此书归还后习惯性的再一比对,才发现自己记忆出错。

这样的细节单从张绍仁跋文是无法知晓的,需借助黄丕烈的记录方才浮出水面;另一方面,如上所言张绍仁的跋文也引出了黄跋中未曾涉及的《南唐书》姚咨传抄本的线索。正是通过两家题跋的对比分析,《南唐书》校勘的事实才愈发显得清晰、全面。

四、余论

古人藏书以万卷计,此《秘册汇函》想来也不过是读异斋旧藏中的沧海一粟。但通过梳理其校对底本的系统源流,却可以串联起明清之际的诸多藏书之家,并得以借此窥见彼时书籍流通、传播网络之一隅。张绍仁之生平传世甚少,而主要信息都来自于黄丕烈题跋中的记载,以张绍仁跋文反证黄跋不但可发明一些黄跋中的疑惑,更能够触及二人交游的一些细节。

黄丕烈与张绍仁素来亲善,上引黄氏在《道德指归论》的跋文中甚至以二人关系比附钱遵王之于钱谦益。另一方面,张绍仁因为藏书晚于黄丕烈,再加上家境远不相及,校勘所用多有赖于百宋一廛,故而对黄丕烈极为尊敬,每逢借校,于跋文中总要郑重注出,既是标榜源流所自,更是传达谢意。然而同是此《道德指归论》,张绍仁跋中却出现了一处异例。

道光三年(1823)张绍仁校对此《秘册汇函》本《道德指归论》,以钱谦益跋中有“但未知与《道藏》本有异同否”语,欲向玄妙观借阅所藏《道藏》本,却被推托以“无有”,此后“辗转”经由“乡先达之显者”出面方才得见。而从黄丕烈跋文可知,所谓“乡先达之显者”其实正是黄丕烈,且张绍仁跋文起首就提到“偶阅黄荛翁《所见古书录》内有此种,列在甲编,春日借观,亦是胡氏所刻”,此处似无以“乡先达之显者”隐没其姓名之理。是因为黄丕烈此番是以显贵身份向玄妙观施压,故而张绍仁在跋文中不直指姓名想为其免去不必要的麻烦,抑或

^①《“国立”中央图书馆善本题跋真迹》,第398页。

另有隐衷？

反观黄丕烈跋文中关于此段之记述：“余连年入夏病暑，诸事不适，视书籍如仇，矧校勘耶？故切庵之请，久无以应。交秋精神渐复，遇事喜为，近校《范石湖集》二册过而兴未已，遂从观中借得《道藏》本手校。”^①至此，或可将事情的经过大致还原如下：道光三年（1823）春，张绍仁向黄丕烈借观其据钱谦益手跋本校对过的《道德指归论》，随后向玄妙观借阅《道藏》本，遭拒，复而归请黄丕烈代为出面，不想黄丕烈“久无以应”，直到入秋以后才终于得偿心愿。

对于玄妙观道士的势利，张绍仁是相当气愤的，因而将之称为“固不足较”的“羽流俗物”，不过他未曾料到的是，对于自己的请求，亦师亦友的黄丕烈竟然以天气炎热为理由推辞。此后估计张绍仁又几番恳请，而黄丕烈直拖延到重阳后方才出面。黄丕烈于九月十六日校完此书，随后转借给张绍仁并嘱其覆校，或许是出于还书期近，张绍仁不得已在三日之内完成了校对及覆校的工作。其时张绍仁“适将为儿子完婚”，百忙之中却要抽身校书，有悖于人情。跋文中用“乡先达之显者”略去黄丕烈姓名大概包含了相当复杂的情绪，而对比此处黄丕烈“东涧遵王”之谓，两家心境，颇堪玩味。

【作者简介】刘斯伦，日本庆应义塾大学中国文学专攻在读博士生。研究方向：中国古典文献学。

①《“国立”中央图书馆善本题跋真迹》，第1816-1817页。